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专题研究

主持人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社会矛盾,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社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使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参与社会治理,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对维护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社会组织的发展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数量从1988年底的0.44万个增长到2016年底的69.9万个,增长了100多倍。而且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治理,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动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这样的情况下,探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不足,进一步提高其参与的效率,就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开辟“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专题,为相关学者提供一个研究与讨论的学术平台,是一个令人推崇的决定。

本期专栏的3篇文章,均与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参与社会治理之主题相关。毛寿龙、李梅认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陶传进、刘程程《专业嵌入行政:一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一文认为,在社会治理中,政府的行政特长与社会的专业特长不是简单的加总或合作,而是被结构为一种有机的模式,其治理效果可以超出其中任何一种主体的单独的作用。即使在社会组织依靠自身能力还不足以胜任之时,这种治理的模式依然可走上前台,并为最终纯粹的社会化运作奠定基础。潘修华、孙雅媛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的现状与改善》中提出,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换职能的行动中,固然还存在着社会组织能力不强、政府法制不完善、利益难割舍等问题,但是这一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通过改革创新,在不久的将来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是可期待的。

主持人简介:陶传进,男,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10.13438/j.cnki.jdxb.2017.05.001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

毛寿龙,李梅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人是生活在秩序维度的,人的生命的价值,尤其是劳动力的价值,与处于不同秩序维度有关系。公共慈善也是如此。它有原始秩序的维度,也有扩展秩序的维度,在不同的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从特朗普家族慈善基金会的命运,可以见出慈善和慈善组织涉及到的不同维度秩序的冲突。更好地发展慈善和慈善组织,需要解决冲突,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

关键词:慈善;慈善组织;秩序维度;政策选择

^{*} 收稿日期:2017-04-19

在线杂志: <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 D632.9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7)05-00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81)

作者简介: 毛寿龙, 字竹森, 男, 博士,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引用本文: 毛寿龙, 李梅. 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与政策选择[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8(5): 1-7.

“慈”在中文中是长辈对晚辈的爱, 而“善”是对他人的爱和帮助。慈善是人们自愿奉献爱和帮助的行为, 是扶弱济贫的活动。

慈善和慈善组织研究, 对学者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仅仅搜索“慈善组织”, 中文亚马逊(www.amazon.cn), 就有 46 种相关的著作, 其中一部分是翻译著作, 但绝大部分是原创。搜索英文亚马逊(www.amazon.com), 有关“charity organization”的著作数量更是惊人, 有 12 771 种。而相关的期刊论文也是汗牛充栋, 在知网, 搜索“慈善组织”, 期刊文章数量有 4 308 篇^①。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方向大多是有关慈善和慈善组织如何开办、如何融资、如何赢得公信力, 其中英文文献中大量的著作是有关慈善组织指南性的^[1]。但从秩序维度对公益慈善进行研究的文献目前还没有看到。

本文以人和劳动力的价值为例, 给出了秩序维度的理论模型^②, 然后进一步分析了慈善和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 最后以特朗普父子基金会最近发生的事情来分析慈善政治家慈善自身的秩序维度的冲突, 以及相应的秩序维度的对策。

一、人和劳动力的价值与秩序维度的理论模型

人、事和财富, 都是有秩序维度的, 人的价值, 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 往往是其所处的秩序维度决定的。人首先在原始的秩序维度里, 它表明,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个紧密互动的状态, 相互之间有情感的关系。人的价值, 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 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 表现为不同的价值。劳动力, 首先在原始的秩序维度里, 在这个维度里几乎是不值钱的, 如比尔·盖茨即使每秒钟都值几百美元, 甚至

弯腰捡一百美元都不值得去做, 但在原始的偏僻乡村, 他就实现不了这个价值, 只有在现代资本市场, 他才有这个价值。不过在原始秩序里, 人虽然没有资本市场里那样高的外在价值, 但人自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对自己, 谁都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对亲人, 任何人, 无论是否有出息, 都有价值, 如对父母来说, 儿子女儿们任何人都有价值, 不管有没有出息, 还是有没有犯罪, 不管是不是特殊, 不管是不是有劳动能力, 即使犯罪后她的孩子对她来说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当然, 如果仅仅是只有原始的秩序维度, 劳动力往往很不值钱, 人们也经常处于贫困需要慈善救助的状态。

在扩展秩序的维度里, 人与人之间处于一个陌生的状态。任何人, 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基于一个扩展的结构信任。任何陌生人, 对一个人来说都有着保护或者危险的价值。有时候有陌生人, 是对人的一个保护, 而有时候陌生人却是威胁。扩展秩序的社会, 是一种在比较广阔的空间里, 在特定的时间基础上因为特定的某个方面的类似性而形成的社会秩序。现在的城市小区是扩展社会, 因为人与人之间即使是邻居, 也相互没有什么交往。中国当前农村的行政村, 是扩展秩序的社会, 因为虽然很多人相互之间比较熟悉, 但每个人能够熟悉到原始秩序关系的数量不会超过 150 个人, 行政村已经好过了这个数字的限额。网络社会, 也是原始交往基础上的扩展社会, 因为虽然在网络社交群里是原始秩序的关系, 但人与人很少见面, 而且很容易扩展到陌生的人群。现代交通秩序基本上是扩展秩序。扩展秩序社会越大, 人的潜在的发展可能性就越大, 见过世面的, 和没见过世面的, 就是扩展秩序维度上的差异。在这个维度里, 劳动力的价值会有所提升, 但劳动力价值突破性的提升, 是

① 2017 年 4 月 15 日查询。

② 有关秩序维度分析的理论模型及其相关应用, 请参见: 李文钊: “公共管理的秩序维度”, 《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2 期; 毛寿龙: “土地权利的理论逻辑与政策意蕴”,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 2016 年第 2 期。 “人类秩序、小区治理与公共参与的纯理论”,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 年第 4 期。 “医疗服务的秩序维度: 扩展秩序、权利结构与医疗领域的治道变革”, 《学术界》, 2016 年第 3 期; “美国大选观察的秩序维度”, 《理论探讨》, 2017 年第 1 期等, 以及微信公众号 maoshoulong67 中的一系列有关秩序维度分析的论文。

在更为扩展的专业秩序、政府秩序和市场秩序里。

在专业秩序维度里,医生、律师、教师、会计师等,都是专业人员。专业秩序的特点是极强的个体性,个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最后的决策权,而且只对专业负责。所以,专业人员的价值首先在于其专业的价值。科学家、医生、学者、记者、律师等,不仅是知识的价值的体现,更是社会贡献和经济贡献的体现。专业人员作为中产阶级的核心,更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基础。显然,作为专业人员的劳动力的价值,肯定会高于在原始秩序里劳动力的价值。因为专业人员是经过训练的,而原始秩序里的人缺乏专业的训练。

在政府秩序的维度里,人也需要有专业,同时也在官员的行政等级序列中成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权力和等级表现了其内在的价值,同时也体现了对外在的责任,而内在的价值和外在的责任就体现了其价值。在政府秩序里,处于金字塔高端的劳动力,其价值显然高于处于低端的劳动力。

在国家秩序里,国家是主权性的组织,解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同时也筹集资源,维护国家的整合,而不是分裂。国家是一个绝对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政治家处理政治和军事的冲突和合作。在这里,国家不仅需要政治家,还需要战士和将军。在这里,劳动力就体现为战士的价值,将军的价值。战争需要战士冲锋陷阵,需要将军运筹帷幄。

在市场秩序里,在不发达的原始的秩序里,一个人只有原始的市场价值。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也就是工资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市场价值,其原因是市场不够发达。扩展的市场,需要基于良好的原始市场秩序,需要有非常好的原产地保护,有很好的品牌信用结构,有原始的信用基础。在此基础上,各种层次和类型的市场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往往与市场的基础性的结构,包括社会的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浙江的劳动力,浙江的企业家比较守信用,而一些地方的人不太守信用,或者不靠谱。两者之间就会有一定的差价。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从移民的流向可以看到,市场发达的地方都是人口流入地,而市场不发达的地方,都是人口的流出地。当然,国家秩序失败的地方,则是难民流出地。为什么同样的劳动力,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为什么同工不同酬?是因为不同的地方市场秩序的发育程度不一样。

显然,秩序维度的理论模型是一个多维立体的

理论模型。它可以让看到,人和劳动力的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秩序维度里,有不同的价值。由此我们也可以来分析,财富和贫困本身也是有秩序维度的。当然,慈善与慈善组织同样是有秩序维度的。

二、慈善与慈善组织的秩序维度

人及其劳动力价值有秩序维度,富裕和贫困有秩序维度,相应地帮助穷人的慈善也同样具有秩序维度。原始秩序的意义,做好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最大的慈善,因为这样不给他们增加麻烦,不给社会添加负担。自己辛辛苦苦挣个10万元,没有负担,但要别人给你资助十万元,那可就是一个天大的人情或者道德负担。多生孩子,多培养孩子,尊重家人,给家人最好的生活,不让家人不需要经历太多的苦难,承担太多的不需要的责任。照顾好家族,照顾好朋友,同学,战友,都是最好的慈善。这一切每个人都在做,但未受到研究和政策的重视。而且因为各个方面不重视,原始秩序维度意义上的慈善而正在被削弱。现在很多政策,都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家庭。比如一个家庭三口之家,如果只有一个人也即是父亲是壮劳动力,只有他有退休金1万元,但要养老太太,还要养一个残疾的孩子。一旦老头子先过世,老太太和残障孩子的生活就是去了保障。医疗保障也是一样的,公费医疗只管老先生一个人,而不管老太太,也不管残障孩子。原始秩序的发展,也没有受到政策的支持,因为正规化非常困难。现在很多校友会、同乡会、宗亲会,都在发展,但很少得到政策的支持,一般只有在招商引资领域才得以合法性和生存空间。这说明,原始秩序的慈善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被政策所忽略而且破坏,是非常不合理的。

慈善也有扩展社会秩序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宗姓宗亲组织,有原始秩序的性质,但一旦超越原始秩序的范围,就变成了扩展秩序的社会。这样的扩展社会的组织也有很多慈善。现在很多宗亲组织其成员相互之间只有比较远的血缘关系,属于扩展的社会秩序,但基本上都设立了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基金会,给宗亲中需要的人提供适当的帮助。有些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校友会也设立了各种基金,或者基金会,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绝大多数都是非正式的,但都起到了帮助需要的人的作用。现在农村的村庄、城市小区的互帮互助组织,也是扩展社会秩序意义上的慈善。

除了这些不太正规的、非专业性的社会互助之外,还有好多专业性的慈善组织,比如民间慈善组织,专业慈善组织,宗教组织,都是慈善的扩展社会的秩序维度。这些组织组织规模大,专业水平高,在扩展社会秩序维度的意义上来定位和理解慈善组织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慈善在中国还有国家秩序的维度,是国家机器的慈善功能,或者政治组织、军事组织的慈善功能。红十字会本身是和军事组织密切相关的。国家基金会,承担着国家的政治功能,通过慈善来履行政治功能,也依靠其政治功能来做慈善工作。慈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准政府部门的工作,是行政秩序维度的慈善,民政系统就是政府秩序的专业慈善部门。所以,政府秩序的维度的慈善,是政府部门的专业慈善组织的慈善。

原始秩序的市场的慈善功能,是企业家自身的慈善功能,是企业家市场行为附带的功能。比如有企业家把卖剩的产品,要过期但尚可食用的食品,积压的产品,送给或者很低的价格卖给其生活圈所需要的人。扩展市场秩序的慈善功能,如现在流行的电商的慈善功能,其特点是,把贫困户、贫困村纳入到扩展的市场秩序里,使得其生产的产品有较高的市场价值,从而解决其贫困问题。就资本市场来说,发达的资本市场,能够快速筹集很多资源,形成巨量的产能,其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在这个时候,过剩的产能生产的过剩的产品,就可以用于慈善活动。比如过剩的地产,往往是养老地产的核心地产。对于过剩产能的消化,如果与慈善行为相结合,往往可以起到防止经济衰退的作用,也可以起到让需要的人能够得到比较好的照顾的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资本市场总是过剩的,过剩的产能,过剩的产品,对资本市场来说不是好事,但多出来的东西,是慈善的最好的基础,金融危机的时候慈善往往有迅速发展,这是有道理的。

由此可以看出,慈善是有秩序维度的,当然做慈善的慈善组织也是有秩序维度的。从国家秩序的维度来说,慈善组织需要与国家政治合作,从国家获得种种政治和财政资源,慈善组织同时也能够帮助国家更好地完成其政治功能,帮助其解决问题。比如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希拉里竞选进入白热化,从而导致整个国家都可能因此而进入社会撕裂状态的情况下,慈善组织为两位候选人安排了一个慈善晚会,从而缓解美国两大政治阵营之间的冲突。在这里,政治和慈善组织是双赢的。跨国的慈善组织,往往能够让两个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慈

善需要者解除其生活的困境,与此同时也能够促进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发展。海峡两岸的慈善组织,自然也可以为改善两岸关系添砖加瓦。

政府秩序的维度方面,要和政府的各个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农林水工商,尤其是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相联系。市场秩序的维度方面,要充分利用市场秩序的慈善功能。企业家做慈善,有企业家的办法。政府要理解企业家,借鉴企业家。当然,企业家之间自身也是有慈善的。扩展秩序维度的市场中,企业家更好地利用好资本市场、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就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就会几何级数地提升,一直提升到几百亿美金的身价,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产生数百亿美金的大慈善家。

慈善自身的秩序维度也值得关注。慈善,本身是人内心的东西,是内在的种种价值观之一。金钱、权力、荣誉、知识,都是人们重要的价值追求。慈善,是其中之一。追求善的慈善人和追求权力地位的政治人,追求荣誉的虚荣人,追求知识的专家,追求金钱的企业家,是有一定差异的。当然,后者也可以同时是,或者转型为慈善家。在这个意义上,慈善是具有人内心的心理秩序维度支撑的。

慈善,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具有公益物品的特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上容易被搭便车,导致消费过度,而供给不足。所以,在这个时候,单纯的市场供给是不足的,往往需要政府财力的补充,也需要社会秩序维度的支撑。在这种情况下,慈善拥有了各种秩序维度的力量:权力(服从)的力量、荣誉(尊重)的力量,金钱(买卖)的力量,专业(思考和讨论、尊重)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如果慈善是一次性的,那么就很可能是个人心灵的冲动,但如果是多次重复而且是可扩展的,那么就会演化出一个个维度的秩序,从而拥有各个秩序维度的力量支撑。

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从秩序维度来说,不同于政治组织、政府组织,不同于企业和市场组织,也不同于其他原始秩序的社会组织的定位。公益慈善组织,本身更多地要把自己定位为是扩展秩序的社会组织,而且是依靠专业服务来获得尊重,从而获得各个秩序维度的支持。在这里,公益慈善和慈善组织虽然是专业的扩展秩序,但也不能排斥其他维度的慈善和慈善组织,因为慈善是多秩序维度的,慈善自身是公益物品,缺乏内在的经济供给动力,需要多秩序维度的支撑,和各种组织的慈善功能的合作,可以让慈善组织获得更多的力量,获得

更多的资源。当然,慈善和慈善组织自身有内在的冲突,也有与各个方面的秩序的冲突。慈善要做好,合作和宽容是第一位的。内在的冲突,是道德的内在紧张和冲突,其原因是慈善者容易把自己看作是道德的皇帝。外在的冲突,是慈善的价值容易和其他价值冲突,这使得各个秩序的合作出现困难。在这个方面,各国都积累了很多经验。而最近特朗普家族的慈善组织发生的事情,及其相关的政策选择,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和慈善组织秩序维度的冲突,以及相关的政策选择。

三、慈善家的选择与秩序维度的冲突

2016年12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埃里克·特朗普(Eric Trump)将选择停止为他的基金会特朗普基金会的直接筹款活动^[2]。该基金会的核心是资助研究和治疗孩子的癌症。其原因是,他发现,捐款者想要通过筹款,来接近他的父亲,也就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在当时是候任总统,已于2017年1月20日正式出任美国总统。

该筹款方案是埃里克的朋友起草的,但肯定经过了埃里克的同意的。该筹款方案的内容是,捐款50万美元或者100万美元,就可以和埃里克的姐姐共喝咖啡,和埃里克以及他的兄弟小唐纳德一起去打猎。这个筹款方案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当选总统特朗普此前也批评过克林顿基金会,认为在希拉里当国务卿的时候,给捐款者提供了好处,存在利益输送,甚至是腐败问题。当然希拉里并未承认存在这种关系。

埃里克的朋友认为这个决定非常遗憾。因为他从21岁开始就开始做这个慈善活动,而且已经为得癌症的孩子提供了1500多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免费治疗。现在特朗普基金会正在面临选择,或者关闭这个基金会,或者重新命名,并让基金会与特朗普家族保持距离,从而避免利益输送的问题。不过,32岁的埃里克认为,他为自己做的慈善工作深感自豪,帮助治疗癌症患者,是他终身的事业。他将继续工作,去帮助这些需要的人,并让大家知道,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显然,特朗普基金会肯定会坚持下去。当然,为了避免秩序维度的冲突,政治家,和与政治家有密切关系的家庭成员,其慈善计划必须正确处理两者之间有更好的对接,否则就需要采取措施,避免可能的冲突。

因此,很多批评者非常赞赏埃里克的选择,认为这不是批评的压力的结果,而是特朗普家族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是自己选择的,值得赞赏。埃里克现在已经在全力帮助其父亲来接奥巴马的班,这个时候这样做,是非常正确的。特朗普家族还需要进一步解决更多的利益冲突问题,把他们的市场资产脱产,并委托给独立信托公司来经营他们的资产,从而切断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从而清除未来发生丑闻的可能性。《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有捐赠者以捐赠换取和特朗普女士喝咖啡的机会,其动机是想通过她给特朗普当选总统提供一些有关气候变化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信息。这说明,捐赠者的确有意进行利益输送,以换取政策上的好处。

埃里克据此认识到了利益输送的事实,所以终止了相关筹款活动。不过他说,他父亲当总统是暂时的,短期的,而他的筹款活动是长期的。从短期来说会停止筹款活动,但长期来说,他将继续从事这项非常有价值的活动。因为患癌症的孩子们需要他这样做。特朗普基金会是2015年2月成立的,平时主要是通过向特朗普系列的宾馆客人以及特朗普系列的高尔夫球场消费者进行小额筹款。这项小额筹款活动将继续进行,但可能明显有利益输送关系的筹款活动将停止。

埃里克的选择,涉及到多个方面的秩序维度的合作。特朗普家族,原来是企业家,企业家做慈善用自己的资金,同时用自己的生意网络来筹款,用于解决癌症孩子的资金需求,这显然是市场秩序和慈善秩序的结合。而且依靠的是其市场网络的秩序,来支持新的慈善秩序,对新的慈善事业进行利益输送。这显然是值得鼓励和赞扬的。

但现在特朗普家族因为唐纳德的当选,而开始进入政治秩序的维度。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家族的小额筹款活动显然也会受政治秩序的影响,但因为数量很小,捐款者众多,其对政治秩序产生利益输送的可能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继续传统的筹款模式,应该不会有秩序冲突。但通过拍卖喝咖啡和狩猎机会的模式来大额筹款,就很难避免有政治目的的人,或者有利益目的的人来通过筹款途径来进行利益输送,然后获得政治上或者生意上的好处。这个时候,就产生了秩序维度的冲突。所以,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为了避免可能存在利益输送的大额筹款,埃里克的选择显然是正确的。

不过,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显然不太符合特朗普家族的传统。因为从个案角度来说,筹款的目的

很明确,很原始,是为了治疗患癌症的孩子。而报道出来的捐款者的用意也只是说为了有机会接近特朗普家族,从而让特朗普当选总统知道相关的气候变化以及移民政策的信息,显然也是为了善意的公共政策的目的。这些方面虽然有秩序维度的冲突,但冲突并不是恶意的,显然是可以合作的。这样做,特朗普家族虽然让自己避免了被批评的可能性,封闭了批评者的口,却让需要治疗的孩子处于没有钱医治的状况。埃里克选择也许是对的,但选择之后所产生的新的慈善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冲突,显然还会提出相关的伦理问题:是解决孩子的问题优先,还是让特朗普家族免于免于批评优先?

当然是生命高于面子。这样简单而且正确的选择,结果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也是埃里克的朋友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当然也是作者感到十分遗憾的事情。但尽管遗憾,从处理秩序冲突的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这样做,即使不是最优的选择,至少也是次优的选择。这里我们看到了政治家之子的选择,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本人的政策选择。

四、政治家慈善之手之秩序维度

特朗普的儿子停止其基金会的筹款活动,从而终止可能发生的利益输送,特朗普本人其实并不感冒。他喜欢发推文,在推文里说,他的儿子很爱患癌症的孩子们,停止为孩子们筹款,是错误的答案。不过唐纳德·特朗普很快就承诺将解散他的特朗普基金会,而且很快表示要停止基金会的活动。这一决定,其实也挺让很多人觉得遗憾。

所以,特朗普的这一举措,非同寻常。显然,警方对特朗普基金会可能存在的违法行为的调查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压力。特朗普特别强调他的基金会很慷慨地捐款给很多需要的人,包括退伍老兵、执法者、孩子们等。但他在竞选期间尤其是当选总统之后的事情,引来了执法者的调查,从而让他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作为政治家的慈善家及其慈善组织可能面临的利益冲突问题,在笔者看来,这里有秩序冲突问题,他必须面对。

从秩序意义上来说,特朗普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利用自己的财产和收入,建立基金会,同时利用自己的商业网络,给基金会募款,这是实实在在的好事。虽然通过基金会,可以起到避税的效果,但这一效果是国家鼓励慈善的财政政策产生的,所避的税不可能抵消其所捐的款项,而捐款所得,也是用

于公益慈善,不可能用于其私人消费和投资。基金会虽然以企业家的名字冠名,而且基金会的确会给企业家带来好名声,一定意义上也有利于扩展其商业网络,提升其市场的道德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秩序、市场秩序,乃至企业家自身的原始秩序,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即使有利益输送,大家也认为是合理的利益输送。除非企业家个人直接把基金会的资金当作自己的钱来花,否则不会有什么伦理上的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利益冲突,也就是不会有腐败的问题。

按照这个道理,政治家应该也是一样的。如果一个政治家当选了一个国家的总统,他有一个基金会,利用他的影响力,给基金会筹款,然后基金会把钱用于公益慈善,分给需要的人去花,政治家自己不花,应该也不会有利益冲突。虽然基金会运作起来之后,也会让政治家扩展自己的政治人脉,从而获得政治上的利益。如果政治家没有给捐款人提供额外的政策好处,而且捐款都是公开的,那也就不会成什么利益冲突的问题。而且,一个政治家还会有其原始的秩序,他的太太,他的子女,都或多或少还有自己的原始秩序。政治家和他的家人的原始秩序,使得他的家人在政治上处于全国第一家庭的位置。这个时候,如果他的家人,能够专注于相关的慈善活动,不仅可以改善政治家的政治形象,而且还可以改善第一家庭的政治形象。从目前的政治影响力来看,政治家家庭要完全避免利益输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个时候把利益输送转变为慈善的利益,也可以说是把第一家庭放进法律的笼子里之后疏导压力的一个好方法。与其让第一家庭成员可能有无法无天的空间,不如把这个空间改造成一个慈善的空间。如果法律约束不住第一家庭,不如让慈善来约束第一家庭。法律和慈善共同作用,显然要比单独的法律约束要强。

不过,克林顿基金会暴露的问题说明,法律约束不住的事情,慈善也一样约束不住。政治家做慈善,所存在的可能的利益输送,在给政治家带来政治利益的同时,同样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巨大的风险。克林顿基金会在希拉里当国务卿期间,筹集了巨额款项,有的来自国内的金融大亨,石油巨头,有的还来自和美国说不清道不明甚至有些敌意的境外势力。这说明,政治家不仅不能自己直接接触市场秩序,而且也不能直接接触慈善,否则将招致国家利益不明不白的损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说,她如果当选总统,那么克林顿家族,就会彻底与克林顿基金会划清界限。当然,这一原则,对

于特朗普来说也同样适用。现在特朗普终于宣布他将解散特朗普基金会,而且其儿子的基金会也将停止活动。这对于受益于或者即将受益于基金会的受益者来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但和国家利益受损相比,这些遗憾也只能算是小遗憾,何况通过其他途径,这些小遗憾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这说明,企业家的慈善与政治家的慈善,是不一样的。前者国家秩序是辅助性的,企业家是主动性的,市场秩序也是辅助性的,在这里只要约束企业家不善款私用就可以。而后者国家秩序虽然看起来是辅助性的,但实际运作的结果是,国家秩序将是主导性的,而企业家的市场秩序却很可能是被动的,与之相关的企业家的捐款,背后很可能夹杂着不仅仅是市场的目的,很可能还有很多政治势力的介入,因而其秩序维度是非常不清晰,而且很容易形成秩序的对抗,从而损害国家利益。而要约束政治家、政治家第一家庭,以及众多企业家,尤其是敌对势力的险恶用意,显然非一般约束机制所能及。所以,必须用非常清晰的界限,来厘清政治家与慈善的关系,让政治家及其家庭和慈善彻底断绝关系。

这一秩序逻辑给我们的启示是:慈善一定是慈善家的慈善,或者民间企业家的慈善,而不应该是政治家的慈善。因为后者夹杂着势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秩序,一旦国家秩序占据主导地位,所有的秩序都将被扭曲,而所谓的慈善也将变味,充满着公权力腐败的气息和极强度的利益冲突。由此可见,慈善一定要与政治保持距离,而政治家也要专

心致志于自身的政治任务,而与慈善,与市场,甚至与原始的社会秩序保持清晰的界限。企业家的慈善之手值得鼓励,而政治家的慈善之手,即使有白手套,也很不安全,需要果断切断。特朗普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概,虽然对慈善和慈善组织来说,非常遗憾,但这一选择依然值得肯定。这一点,对于我们很多出现信任问题的官方慈善组织和慈善家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五、结语

人和人的价值,贫还是富,是有秩序维度的,慈善和慈善组织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也是有秩序维度的。关注不同秩序维度的慈善和慈善组织,关注慈善和慈善组织的不同秩序维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和慈善组织发展的秩序维度的力量,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慈善和慈善组织自身面临的秩序维度的冲突,从而进一步作出正确的选择,避免可能的冲突,从而让慈善和慈善组织有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Karl T. Muth, Michael T. S. Lindenmayer and John Kluge: *Charity and Philanthropy For Dummies* [M]. New York: For Dummies, 2014.
- [2] Eric Lipton and Maggie Haberman. Citing "Quagmire", Trump Son Will Stop Soliciting for Charity [N]. New York Times, 2016-12-22.

(责任编辑:陈伟)

The Order Dimension and Policy Choice of Charity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MAO Shoulong, LI M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order dimensions, and the value of human life, especially the value of labor, is related to different dimensions order. So is public charity. It has the dimension of the primary order and the dimension of the extended order, and also has different valu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fate of Trump Family Charity Foundation and analyze the conflicts of different order dimensions involved in charity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charity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olve these conflicts, and handle all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order dimensions.

Key words: charity; charity organization; order dimensions; policy choice